

巴首向來蕭瑟處 歸去 也無風雨也無晴

× × ×

「讀了一年大學, 却有那種什麼都沒有學到的感覺, 當初踏進校門時的那股豪氣與計劃都落空了, 一年下來得不到任何成就感不說, 反而有很大的挫敗感, 真令人懷疑大學的價值? 」

| 這絕不是你一個人的問題,我想每個新鮮 人在過完一年新鮮生活後都會提出相同的問題。 造成這種感覺的原因據我了解是因爲:在大一時 學的都是共同必修科目,這些科目給人的感覺是 高中科目的延續,而本科却一點也摸不著邊,這 便是大家失去了奮鬪的目標,甚至連想擁有的一 點成就感也成了泡影。另外,大家經過聯考的一 番競爭後,對大學生活的期望都太高,有的甚至 受小說報刊的影響而對大學生活產生著幻想。一 旦進入此最高學府,心中都抱著欲有一番大作爲 的想法,於是各種龐大而不實際的計劃都出籠了 。 却忽略了;剛從人人呵護的高中生活踏入一切 均由自己負責的大學生活,這段變化的適應,面 對著來自全省各地的同學,五花八門眩人耳目的 社團,都有手足無措,**猶豫**不決的徬徨感,再加 上課業上的缺乏成就感,大部分的人都有混混噩] **噩混過這一年的感覺,這樣一來當然對大學生估** 產生失望而懷疑起大學生活的價值了。」

「一切正如你所說,可是難道我們沒有辦法 避開這些而有效地渡過我們的新鮮人生活嗎?」

「據我了解,這問題無法避免,差別只是輕重而已。我想告訴你的是這是必經的階段,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如我所說,但多多少少那種沮喪感在一年之終都會臨上心頭。記得我大一時,滿懷希望地去找一位學長請教未來四年的大學生活該

如何過,他囘答著『想做什麼就去做,先在校園中逛一年後再來找我!』一大堆話塞在喉嚨,走出了他的房間。真的在校園中逛了一年之後,我明白了。那不是言語所能表達的,只有親身體會才能了解。這是一成長過程,每一個人有自己的生活與期望,不需要套入那個前人的模式。他們的先例,只能當作參考,自己的生活還是要自己去闖。有人說,大一要好好玩,否則以後就沒有機會了。有人說,大一要好好K書,否則將會後悔莫及。到底要如何?只有你知道。

「難道你完全否定前人的經驗,而憑著自己 的喜好與運氣向未知挑戰嗎?」

「我不是否定前人的經驗,而是說成長的歷程是每個人不可避免,必須親身經歷的,因此這一過程也是重複的,就如我們有歷史為前車之鑑,而歷史仍舊一再重複一般。所能避免的只是些較嚴重的後果而已,一切仍需要自己去體會。大一已過,沮喪、失望難免,但何不拋棄這些,換個態度去看,這些經歷的獲得,這一年的成長,不就是自己的收穫嗎?」

「還有,據我的觀察與詢問,對系上的老師 與設備覺得很失望,而且班上的氣氛亦難令人滿 意,使我懷疑是否值得在這裏再耗上三年?」

「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在系上讀四年是絕 對值得的,除非你以後不再走自然科學的路子。 四年的訓練對你日後不管你走那一門都是最實在 的基礎。而且我相信你對物理的興趣,絕不會因 此小小挫折就放棄的。至於你所提的師資與設備 問題,我想先跟你提一個觀念,『大學教育是自 我教育』一切的成就在於自己的努力,老師與設 備是外在的輔助因素。受人安排關心的高中生活 已經過去了,如果你仍坐在課堂上等待好老師來 幫助你,那是緣木求魚,只有你走進教授的實驗 室或辦公室,說出你的理想與困難,才可能遇到 終身有益於你的良師,更何況老師是不限於自己 系上的。守株待冤只有浪費自己的光陰而徒增失 望而已。設備上,我承認我們比不上清華,但其 中利弊却爲未定之數。由自己動手去裝置原始簡 陋的儀器,對我們科學生命的影嚮是正向的。尤 其我們正處於學習初階中,一步步的裝置與修正. ,能讓你深深體會到其中物理的悸動,而從頭到 尾的自我完成亦有一種成就感,只有從一根螺絲 ,一條電線的重要性中才能體會到人類在物理史 上的奮鬪是如何艱難。那絕非精密儀器前按下何 短就顯出圖形數據的實驗所能感受與體會的,仍 實驗並不是物理的全部。現階段我們要學的能 是結果而是其間的過程,去感受歷史上物理前輩 所感受的,才能真正體會什麼是物理。至於理 的氣氛,那只是能怪你們自己。不要相信在大學 裏找不到真正的朋友的偏頗之論,,漸漸影響,就 管動班上討論與探索問題的風氣,那股死氣沉 的氣氛自然一掃而空。以上一切能不能成功就看 自己如何努力,只要有心,沒有事不能成功的。 」

這是期末考期間,和一位物一的學弟一夜長 談中的一段,要表達的是我大學生活中,某方面 的悟與得。

\times , \times \times \times

幾年來,身邊來來往往的人不少,我都稱之 爲朋友,因爲他們或多或少都影響了我。現在我 們有的仍天天見面,有的却幾個月難得一見,甚 至有的失去了聯絡,但感謝他們伴我走過幾年的 大學生活。

林是學建築,他的浪漫在同輩中是出名的,也因其狂放不羈,建築生活正得其所。在他的斗室牆上有那麽幾個字「Archi. is my life Archi. is my wife 」,我常以此揶揄他,可是看他全心投入却令人感佩。他學滑氷、滑雪、跳傘、三角翼,一切時髦的玩意他都嘗試,但在他那佈置精巧的斗室中,除了伏案在圖板上畫圖外,就是啃著一本很「中國」的書 幾個通宵長談,我們討論著中國建築的去向,他激昂地談著傳統建築的突破,中國建築不該再在宮殿式、雕梵畫棟上打轉,它該走出形象的窠臼,而在現代建築材料與外觀上把握住傳統精神給予人的感受,讓人一走進它就有中國的感覺……。說著,在煙霧繚繞,我彷彿看到他口中常提到的建築大師在中國誕生了。

黃是那種很容易讓人親近的人,其態度也令人想與他接近。可是接觸久後發覺他的生活只有女友與留學。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我鄭重地告訴他美匪建交的新聞,他回答了一句令我終身難忘的話「啊!那我們還能不能申請到獎學金呢?」 望著他又埋進了書本,難過地走出了圖書館,椰林大道上的陽光仍閃爍著,我祈望他能花一點時間想想多難的國家。

宏是位基督徒,很少聽他向人傳福音,但却以他的行動來說明耶穌基督犧牲奉獻的精神。常不顧自己的困難解決同學的問題,為了幾位學弟的學業問題,付出了他的研究所考試與預官,在這處處為自己利益著想的社會中,他是一股清流。

王是我的學長,到了大四突然間向同寢室的 學弟們請教如何與女孩子應付,我們嘻笑地戲弄 他,他却一本正經的學著,我爲又有一顆純真的 心將要泯滅而惋惜。

居既聰明又博學,在學習生涯中都是一帆風順,但他也有不可妥協的原則,絕對不爲自己的理想打點折扣,辦事如此,讀書如此,交女友更是如此,雖然近於孤僻,但仍守著他的理想與原則,有如洪流中的一方磐石。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在我大學生活裏、家庭、國家佔了我思想、 生活很重要的部份。對於家庭,我有一分卸不掉 的責任,雖然我可以像某些人瀟灑地擺脫家庭的 束縛,但我心甘情願去背負這分責任。對國家亦 一樣,雖然我知道埋首入物理,其間自有無窮樂趣,但一股責任感使我不得不抬起頭來看看這世界。年紀愈長,愈覺得有幸身爲中華民族的一員,才得融入炎黃的血液命脈中,才得以共享幾千年傳統的文化與精神,才得共嘗近代中國的悲憤與血淚。那種昂然地說出我是中國人的自信與滿足絕非任何成功所帶來的歡樂可比擬的。

在我的感覺裏,一樁事物必須要去了解它,才能夠去愛它。但是對於國家而言光靠理性的了解是不夠的,若靠理性的辨別而去挑最好的國家,我相信我們的國家有很多缺點,但是却因她是你的國家,所以你愛她,這裏面就含著一半的主觀意識。就如追求宗教信仰一樣,在理智的分析選擇下,仍必須決定於你主觀的肯定。我們身上留著炎黃的血液,我們承繼著中華民族的道統,因此我們愛她;這是最主要,也是決定性的理由。

有很多人迷迷糊糊地活著不知道國家爲何,不知道爲何要愛國。可是亦有些人自以爲見識比人高一等,而認爲愛國是狹獈國家主義者的表現,認爲政治立場的對立是一意氣用事的幼稚行爲。對這種人的無知眞覺得可恨又爲他覺得悲哀。那些在國家的庇護下無視於同胞的痛苦,而自認爲世界人,高唱他們認同的是「民」,一切對立的政府只是狹獈的國家觀念。殊不知沒有正統的維護與延續,中華民族如何生存下去。

雖然科學無國界,但身為一知識分子,知識 分子該有的風骨與氣節却不能忘記。中華民族幾 千年延綿不斷的歷史是代代有骨氣有原則的知識 分子的奮鬪結果,現在這歷史的棒子交到我們手中,希望這命脈不會在我們手中絕根,謹求這一 代的知識分子,摒除似是而非的謬論,為中華民 族,也為自己而努力。

從樓上場台望去,椰林大道灑出它的筆直。 三年前,踏進這個杜鵑花城,守著三季花開花落 ,足跡響在椰林大道響在醉月湖畔,響在新生大 樓、響在圖書館、響在半夜的實驗室中,響在空 盪的系館,如今等著第四季的花開,却彷彿那第 一季的新鮮仍在眼前。